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一六七回 群雄大鬧周家集 飛雲擂台險被擒

話說眾英雄圍住了飛雲、清風。清風見勢不好，擺開滾珠寶刀，連躍帶跳，同飛雲竟自逃走。眾人也不再去追。周玉祥將眾差官攔住，一一問了名姓，先把孫女翠香派人送回去，然後讓眾人到了家中，獻過茶來。周玉祥問道：「石大老爺和眾位從何處來？欽差大人現在哪裡？」石鑄說：「大人現在潼關。我等在靈寶縣奉大人諭出來找人，現在人已找著。路過貴莊，見閣下在此立擂，不想飛雲和尚卻上台攪鬧。他在平則門外秘香居盜過聖上的珍珠手串，是奉旨在各府州縣嚴拿的惡賊。那老道也是在大人公館行過刺的刺客，今日我等一時荒疏，未能將他拿獲。」周玉祥說：「這就是了，現在小老兒的孫女被鏢打傷，傷勢甚重，如何是好？」

武杰說：「了不得了！飛雲打的是追魂奪命五毒鏢，若打在致命之處，立時就死；若打在別處，見血三十六個時辰，毒氣歸心准死！大同府勝家寨倒有解藥，無奈二千多里路，求了藥來，人已死了，怕趕不上。」周玉祥一聽，嚇得半晌無話，目瞪口呆，自己唉了一聲，說：「老漢六十多歲，就是這一個孫女。」

眾位老爺有好生之德，想個法兒來救她這條命。」

勝官保說：「老丈不必煩惱，我能醫治，你帶我到後面去

瞧瞧吧！」周玉祥一看這勝官保，有十三四歲，五官俊秀，舉止端方，問道：「這位少老爺貴姓？」石鑄說：「他就是大同府黃羊山勝家寨銀頭皓首之孫、金刀將勝起山之子、小神童勝官保，家傳的八卦追魂奪命刀，甩頭一子三隻金鏢，天下揚名，無人不知。這打姑娘的飛雲，他的師父是神彈子火龍駒戴勝其，乃是神鏢勝英的徒弟。飛鏢黃三太也是勝英的徒弟，勝家出來的把式不少。」老英雄周玉祥說：「原來是勝大少爺，眾位略坐，請勝大少爺先給我孫女治鏢傷去。」

勝官保跟老英雄進了內宅，來到上房，見周翠香已是昏迷不醒，那隻鏢正打在大腿之上。勝官保叫老英雄把鏢取下來，又叫老婆子拿剪刀把褲子剪個窟窿。他掏出一包五福化毒散，叫老婆子找一碗陰陽水，將化毒散灌下，再用半包調勻敷住傷口，又將八寶拔毒膏貼上，告訴說：「明天早飯後，用兩條魚余湯，用蔥薑蒜做佐料，不要放咸鹽，吃下去毒就發出，人可復原如初。」

老英雄一聽，心中甚為喜悅，連連揖謝，把他讓在客廳，吩咐家人擺酒。老英雄說：「今日眾位不可拘禮，老漢敬酒三杯，眾位隨便痛飲，不可藏量！」酒過三巡，老英雄把石鑄請到裡間屋內說：「今日有一事相求。」石鑄說：「老兄有話請講。」周玉祥說：「老漢的孫女，蒙勝大少爺治好，我要請你為媒，將孫女許他為婚。」石鑄說：「可以，我去跟他商量，他如願意，還要跟他爺爺商量。現在他的爺爺銀頭皓首勝奎，已跟著大人到潼關。」周玉祥說：「石大爺，你多分心吧。」

石鑄轉身出來，把勝官保叫在裡間屋內說：「周玉祥托我為媒，要把他孫女許你為婚，你願不願意？」勝官保聽石鑄一說，心中甚樂，就說道：「石大爺，你要作得我爺爺的主，就應承；要作不了我爺爺的主，就算了，別叫我爺爺說我。」石鑄說：「你爺爺要不願意，都有我呢。」帶著勝官保出來給周玉祥行禮，禮畢，復又入座。大家給周玉祥道喜，開懷暢飲。石鑄說：「今天天色已晚，莫如到店裡將東西和馬匹拉來這裡住，明天起身。」大家吃完了飯，便遣人到店裡把馬匹拉了過來。

周玉祥又搬過來幾份鋪蓋，天已二鼓，眾人說：「老丈請自便吧，我等也要歇了。」

周玉祥辭了眾人，回到後面去，石鑄等各自安歇。剛才睡熟，天有三鼓之時，又來了幾個刺客撬門。原來飛雲、清風走後，因癩頭電吳元豹跟飛雲是拜兄弟，便直奔吳家堡去。他們在吳家堡同焦家二鬼閒談，飛雲說：「今天石鑄一伙必住周家集，我定要將他殺死，才消我胸中之恨。」清風說：「我幫著你。」四人商議已定，吃了晚飯，收拾好了，由吳家堡直奔周家集而來。到了牆外，四人躡上牆去，穿門越戶，來到大廳，趴在前坡，見眾人團團圍坐，同周玉祥喝酒。清風一看有官保在，便對飛雲說：「不必心急，此時若叫他們知道，動起手來，你我還得甘拜下風。莫如叫他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，等他們睡熟，你我撬門進去，結果他等的性命就是了！」飛雲說：「所見甚是。」越過後坡，趴著等石鑄眾人睡熟，就跳在院中，將客廳門撬開，一聽眾人還在東廂裡間沉睡哩！

此時紀逢春因讓尿給憋醒了，蹲在地下，正拿便壺撒尿。

聽得外面撬門，他也不言語，等簾子一掀，見是飛雲，他便拿起夜壺打去，只打得飛雲渾身是尿，連這夜壺也摔破了。飛雲抱頭往外就跑。石鑄等也都醒來，各提刀去追刺客。飛雲在前頭跑，清風在後面跟，二鬼也拚命跳出牆外。這八位英雄出了周家集，一直往東北追了十幾里地，見眼前黑糊糊地有一片莊院，再找飛雲、清風和焦家二鬼，已經蹤跡不見。

石鑄說：「他們四人必是進了村莊，咱們追進莊去看看。」

石鑄在前頭，眾人跟隨進了村莊，躡上房去，躡房越脊地往前走。石鑄見前面一片火光，來至切近一看，卻是一座大禪院，五間大廳，坐北向南，掛著八盞紗燈，支著兩個氣死風燈，兩邊還支著高腳燈，有二十多人在那裡練把式，這個紮花槍，那個練花刀，也有練棍的。當中坐著一人，身高約有七尺，黃白面皮，細眉毛，圓眼睛，頭上一腦袋禿瘡，身穿花布褂褲，薄底靴子。左邊坐著飛雲、清風，右邊坐著焦家二鬼。石鑄趴在後房坡往下一瞧，當中這人正是癩頭電吳元豹，就聽他跟清風說道：「於大哥，你們哥弟幾個到周家集刺殺仇人，可結果了他等的性命？」清風說：「你問你拜兄吧！」飛雲說：「你瞧我腦袋才上了刀瘡藥呢，正當中被砍破了一道口兒。這真是他們命不該絕，我同道兄和焦氏兄弟去到那裡，他們正在喝酒。等他們睡了，我們撬門進去，那紀逢春正撒尿，打了我一尿壺，大家也都醒了。我等急往回跑，還怕他們追了下來，他們有兩個使桿棒的，一個叫石鑄，一個叫勝官保，真是厲害，連我清風哥的滾珠寶刀都不行。真要追下來了，我等還得跑。」吳元豹一聽，哈哈大笑說：「兄長太軟弱了，他不來是他的便宜。」

就是那盜玉馬的石鑄，他也不算朋友，他媳婦叫班山、班立娥背走過了夜，那還成什麼體面？」石鑄一聽，氣往上衝！孔壽與飛雲因有毒鏢之仇，也大喊一聲！不想又生出了一場大禍飛災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